

◆ 桐華斯特獎 获奖精品 ◆

深水长眠

日

胡毅美 译

白河三兔

ブルーの底に眠る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湖南人民出版社

梅菲斯特奖获奖精品

深水长眠

◎

胡毅美译

白河三兔

プールの底に眠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水长眠 / (日) 白河三兔著 ; 胡毅美译.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438-8718-3

I. ①深… II. ①白… ②胡… III. ①推理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6582号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8-2012-138号

PUURU NO SOKO NI NEMURU

© Mito Shirakawa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出 版: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68000

印 张: 7.5

出版时间: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曾赛丰

特约编辑: 刘 丹

封面设计: 天之赋设计室

ISBN 978-7-5438-8718-3

定 价: 26.00元

发 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1810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

目 录

第一日	1
1995 年 8 月 31 日 (周四)	1
2008 年 10 月 8 日 (周三)	18
第二日	22
1995 年 9 月 1 日 (周五)	22
2008 年 10 月 8 日 (周三)	56
第三日	59
1995 年 9 月 2 日 (周六)	59
2008 年 10 月 8 日 (周三)	68
第四日	71
1995 年 9 月 3 日 (周日)	71
2008 年 10 月 9 日 (周四)	76
第五日	81
1995 年 9 月 4 日 (周一)	81
2008 年 10 月 9 日 (周四)	96

第六日	99
1995 年 9 月 5 日 (周二).....	99
2008 年 10 月 9 日 (周四).....	130
第七日	134
1995 年 9 月 6 日 (周三).....	134
2008 年 10 月 9 日 (周四).....	179
走向未来	185
1995 年 9 月 7 日 (周四).....	185
2008 年 10 月 9 日 (周四).....	207

第一日

1995年8月31日（周四）

无眠的夜，变身海豚，想象着自己在水中畅游的样子。我是一只年老的海豚，已经到了需要年轻海豚们为我让出舒畅水流的年纪，也已经到了无法管束两个曾孙的年纪了。

身为曾祖父的我，某一日，竟也成为迷途的海豚。尽管我还略微记得同伴们的体味，还依稀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然而，循着体味和声音，我四处搜寻，却依然无法归队。而且，正是在这种四处徘徊中，我完全失去了同伴们的踪迹。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我想起了海豚们的一条铁律：如果遭遇不测，一定要待在原地。因此，我才决定待在原地不动，等待着同伴们回来找我。在海豚的世界中，也存在不少这样的规则。

然而，左等右等，却始终不见同伴们的影子。我开始变得不安，有一种想要哭泣的感觉。或许，大家还没有发现我掉队了，像我这样的老海豚，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待在族群中了吧。

沉重的心情使我的身体变得同样沉重。很快，我便不能在水中移动身躯，慢慢向海底下沉。尾鳍、背鳍、左右鳍，一点也动弹

不得。我万念俱灰：很快就要死掉了吧？我早有思想准备，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可不承想，却是这样的结局……

我慢慢向海底沉去，周遭的海水从蓝色渐变成黑色，直到完全被笼罩在无尽的黑暗之中。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睁着眼睛，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沉睡，甚至，我不能判断自己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亡。当下方射来一束白光的时候，我想：那应该是另一个世界的的光芒吧。

我径直向那束白光下沉。靠近了，才知道，那不是个点，而是一个面，是遍布在海底的某种能发光的东西。正是那束光使我知道，我的眼睛还睁着，我也还活着。

那是什么？是遇难船只留下来的宝藏，还是拥有发光能力的深海鱼群？直到我挣扎到距离海底咫尺之遥时，才知道答案——累累白骨。那是海豚们的累累白骨。无数的海豚白骨，堆积成山。

我将自己的躯体埋藏在无数的海豚白骨之中，同时，明白了一切。这里，便是海豚的墓地。所有的海豚都会到这里迎来自己的大限。是我的同伴们知道了我的死期，才把我领到这里来的。尽管，我衰老的感觉器官已无法感知，但我知道，同伴们正在某一处静静地守望着我吧。其中，也必定有我的曾孙。

突然想起，我曾经也有好几次在这里守候过我的亲人、朋友。我安心地闭上眼睛。我并非孑然一身，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

“你想过这样的事？”蝉问我。

“是啊，从小，每次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做海豚。”我解释说，“起初，只是把自己想象成海豚，在水里畅游。然后，积少成多，就变成故事了。”

选择海豚是有原因的，不能是海龟或者鲭鱼。因为，海豚是从来不睡觉的。海豚左右脑交替休息，因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四季，都可以一直活动。

严格来说，倒也并非不睡觉，只是左右脑交替睡觉。左脑休息的时候，身体的右半边不动。相反，右脑睡觉的时候，身体的左半边也同时休息。

只有在夜间或者捕食的时候，海豚的左右脑才会同时活动。白天表演的海豚，事实上也大部分是只有半边身体在活动着。这样说来，观看海豚表演的门票应该是半价才对。

因此我才选择了变身海豚。海豚整日里不眠不休，使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我这是第一次跟别人谈起关于海豚的故事和我轻度的失眠。

“那么小就失眠？”

“也谈不上失眠吧，只是偶尔会睡不着觉。这种事情，谁都在所难免吧？”我原以为蝉会同意我说的话，未曾料到她竟会充耳不闻。

“几岁开始的？”

“九岁吧。”

“想不到你活得这么辛苦，我怎么一点都感觉不到？”

“我只是不像一般人那么容易睡着而已，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吗？”蝉反问道。

她的眼睛又黑又亮，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她的直视似乎想要将我看穿。我很奇怪，正常人怎么会有如此犀利的眼神，而且一点也不留情。

“我只想说说我自己的感想。”蝉单刀直入。她总是这样，从来不会拐弯抹角，这种说话方式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傲慢。

“说吧，我倒想听听。”我很在意蝉的想法，她是我的第一号听众。

“你是惧怕死亡的，所以才希望能在别人的守护下，安详地死去。你不想知道真相，你不愿意签‘知情愿意书’！”

“是同意书。”我订正道。

“噢，是‘知情同意书’。”她有点难为情，“可是，”但她很快又恢复了原先的气势，继续说道，“你一边想象着死去时的样子，好像死神随时都会降临似的。你想着，既然这个世界让人难以安宁，倒不如去另一个世界寻求解脱。你真的想要死在这里吗？”

“你只猜对了一半。”我坦诚相告。

“那还有一半不对。”蝉的视线终于移向别处。

蝉刚才说话的时候，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让我觉得很不自在，但感觉又不像是在看我，而是在凝视着我背后的什么东西。所以，我总有一种想回头去看个究竟的冲动。

我困惑，因为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从别人那里感受到如此灼热的目光。但是这种目光使我不知所措，更何况对方还是个美女。

“总之，那就是你理想的死法？”

“算是吧，”我含糊地回答，“不过，这种死法也不坏吧，总比上吊体面得多。”

“那倒也是。”蝉勉强地笑了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笑。

初次见到蝉，是在高中最后一个暑假的最后一天。正午过后，

我往牛仔裤的口袋里塞了一个防蚊膏，手中提了一个印着“无印良品”的纸袋，向山里走去。

离家不远的地方，便有一座山，当地人都叫它“里山”。虽是山，却不高，具体的高度无人知晓。或许，称其为山丘反而更为贴切。

里山就像跳箱的第一层，呈梯形。从山脚通过山坡，到达山顶，只需要十五分钟。山顶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小路，仅能容纳一辆车通行。路上没有铺柏油，杂草横生，只有轮胎轧过的地方，留下清晰的印痕。

我沿着右侧的车辙，一边走，一边回想着儿时在此游戏时的情景，沉浸在过往的回忆中。那时，道路两边的树木枝叶稀疏，不似如今这般遮天蔽日。行走其中，恍若置身于隧道之中。

路边出现了民居、农田，还有月极公司的专营停车场。停车场上铺着沙石，停着三辆同一家公司的运货卡车，车上的标志极为醒目。

从那家停车场能看到儿时的小学。校园的侧影、体育馆的房檐、游泳池、花坛，还有喂养兔子的小屋，这一切的一切都历历在目。校园里的操场依旧若隐若现。

我想起了操场上的单杠。小学二年级时，竟然在上面磕断了门牙。小孩子总是磕磕碰碰的。长大以后，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便会觉得很可笑。

然而，我所在的小学却发生过一件大事，不容你觉得可笑。这件事情使得学校第一次登上了报纸。但这样的事情，我想，是没有人会期盼它发生的吧？

——小学三年级男生，小野寺贤悟（9岁），在翻越学校

游泳池的铁栅栏时，失足滑落，被铁栅栏的尖头刺穿咽喉，身负重伤。小野寺随即被送往市内医院，大约两小时后，被证实不治身亡。

自那以后，铁栅栏便被撤去了，取而代之的，是金属网制成的围墙。我从停车场眺望着学校，片刻间，便陷入了对往昔的怀念与感伤之中，于是，顺着一条小路向着丛林深处走去。

林中滋生了大量的蝉和垃圾。或许是临近夏末的缘故吧，树上的蝉不停地高声鸣叫着，似乎是在相互竞争，声音震耳欲聋。此外，便是非法丢弃的大量垃圾，使我的心里产生阵阵不悦。

电视机、收音机、电饭锅等家用电器，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车等交通工具，不三不四的图书和录像带，还有难以想象其使用方法的成人玩具等商品，都被当做垃圾丢弃在此。

蝉那奇怪的鸣叫声和人类的肆意胡为使我感到苦闷，但也令我明白了一个法则：垃圾是被间隔着丢弃到此的。因为，垃圾堆并非紧挨着，而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或许，这便是所有胡乱丢弃生活垃圾的人所共有的心理吧？或者，这种心理也应当有其地域性特色吧？在附近街道里居住的人们或许并不擅长人际交往。

即便我并不明白个中原因，但也需要遵守这样的法则，这也可谓是“入乡随俗”了。我继续朝着丛林深处走去，想去寻觅这垃圾堆放的尽头。最后的垃圾是吸尘器和穿孔的黄色塑料桶。

垃圾前面的大自然还保持着原生态。我随意地将手中的纸袋丢在那里。我所处的位置正好与那两件垃圾成三角形状。

我似乎感觉到有人在这里。但是，环顾四周，并不曾见有可以

移动的东西存在。闭目倾听，只有蝉鸣。我似乎已与这林子巧妙地融为一体，连耳际的蝉鸣也变成了一首歌咏夏天的风景诗。

或许是心在作祟，大约罪恶的意识也是这样产生的吧？我振作自己的精神，想要离开这里。可是，就在这时，却闻到一股淡淡的气味，是一种与夏天的芳草混合在一起的人工制造物的气味。烟草！我条件反射似的抬头看去，却看到树上有一个女孩。

我从心底里为之一惊，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她看在眼里。自然，惊讶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树上的女孩漂亮得令人惊艳。

她手足细长，从浅驼色的棉质裙裤和上身印着米妮的青紫色吊带衫里探了出来。脚蹬一双印有三条横线的阿迪达斯轻便运动鞋，但是并没有穿袜子。

我上下打量着她的同时，能感觉到自己心脏的异常跳动。阳光虽然无法照进林中，但周围的亮度足以让人舒舒服服地读书。

我经常出神地欣赏电视里运动员柔韧的身体，但是，眼前这个女孩所具有的美，却与久经锻炼的奥林匹克运动员迥然不同。

她具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神秘美感，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修学旅行时，在日光市见到的华严瀑布，那种令所有游览者都为之倾倒的美。对于美的事物，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赞叹：“天哪！太美了！”人们久久不愿离去，或许是因为对美的敬畏是身为男人的本能反应吧。

见到她，我便产生了一丝悸动。心灵的触动盖过了蝉的鸣叫。

“你在干什么呢？”

她首先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局面，但说话的声音中却充满了紧张与戒备。她站在一根粗大的树枝上，离地面有 2.5 米的高度，左手

紧握着一根树枝，右手的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

因为我不晓得该如何作答，所以决定还是实话实说了。即便是对她实言相告，大约也不会带来什么麻烦吧？

“我来这里是要扔掉这些色情书的。”

听到我这样的回答，她来回摇着头，似乎在说：这里已经有很多了。或许，她来的一路上，已见过很多这类猥琐不堪的色情书籍。在我扔掉的那个“无印良品”的纸袋中，装有好几本用ABC连锁店的塑料袋包裹着的色情书籍。

“干吗要扔掉呢？”

“我想马上认真地投入考试的复习中去。”

“那为什么非要扔到这山里来呢？”

“那总不能跟普通的杂志一样，都扔到规定的垃圾场里去呀。”

“就因为有了你这样的人，自然环境才会被破坏。”她有点信口开河地对我说。

虽然不愿意听这个随处乱弹烟灰的女孩的指责，但我还是忍不住辩解道：

“再过十年，这片山地就会被开发修建成高级公寓的。到那个时候，别说垃圾了，就连这里的树木也会一棵不留，全都会被连根拔起来的。”

“骗人吧！”

“谁骗你了？真的，里山周边已经开始到处收购土地了。因此，要是真想保护自然环境的话，就去找房地产公司对抗啊！而且……”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

“而且什么？”她似乎还在等待下文。

“没了，没有了。”

我打断了话题，不想再提及令人心烦的事情。

“我该回去了。”我这样说着，准备转身离去。

“等等！”她叫住了我，随手将右手指间夹着的香烟弹了出去。

香烟打着转儿，散发出一圈圈橘黄色的火花，掉在了我的面前。

“你一开始就看到这个了吧？还装作没看见，我可不是那么好骗的。”她说着，用右手紧紧握住了缠绕在自己娇嫩脖颈上的绳索。

黑黄相间、粗糙的泰贺领带制成的绳索，胡乱地缠绕在她的脖颈上，另一端则挂在头顶上的一根树枝上。

“你想要我说些什么呢？是不是想要我说，‘喂，你再好好想一想，不要轻视自己的生命’之类的话呢？”说完，我踩灭了 she 扔下来的烟蒂。

“可我不想听这样的台词了。”

“我倒是确实想过要那样说。”

一般情况下，如果想要听别人劝阻，会选择在学校或者是公寓楼的楼顶，这样才会被人轻易发现。能选择在人迹罕至的山间轻生，说明她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那我就不再打扰你了，接下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已经迟了，我的心情已经被你弄坏了！”她在责备我。

我正在想说些什么，她却提出一个建议。

“有了，不如就把我的命交给你好了。”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的劝说，可以左右我的生命。”

“为什么是我？”

“如果你敢拒绝，我就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警察。那样的话，

警察就会彻底调查你的学校，并让全校都知道你干的这些事情。你明白吗？”

她威胁着我，看不出一丝慌乱，反而显得非常平静。就连目光，都是那样的沉稳。她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我只好屈从于她的威胁。

“知道了！”

“不过，无论如何，如果我真的死了，对你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是。”我随便敷衍着她。

简直就是一个变态。

“你什么感觉？掌握着一个人的生命？”她倒很快乐地询问我。

“就像是一个执刀医生，抽签时抽到一个成功率极低的手术，我和他的感觉一样。”我回答道。

“这倒是个不错的比喻。”她似乎是在表扬我，“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再好好想想，假如她要跳下来了，你会说什么呢？”

“我又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法想象啊。算我求你了，先安静会儿，可以不？”

到底是何种因果关系，非让我这么倒霉呢？

是山在作祟吗？可明明就是一小山丘啊，真是倒霉到家了。

“好，好！”她很有节奏地应和着。

于是，我便讲了被带到葬身处的海豚的故事。虽然，我也不清楚为何要提海豚的故事。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脑海中呈现出来的，也只是一步步迈向死亡边缘的海豚的故事。

“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却说了那样的故事呢？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她也一样，有些惊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我还是第一次跟别人说起这些事情。”

“那为什么要跟我说呢？”

“或许是因为即便跟你说起来，你也会觉得无所谓吧。”

“那又是为什么？”

“因为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你也有点变态。”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而已。”我否定她说。

“你不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普通的人的。”

“那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的一种说法罢了。”

凡是说自己变态的人，不是自我意识过剩，就是和班上的同学合不来。当然这也是自我安慰的一种说法。

“能用这种歪理邪说为自己辩解，充分说明你就是一个怪人！”

虽然她是在稍微沉思片刻后才这么说的，但还是让人感觉到是在辩解。她应该也知道吧，因为她说话已经不再像先前那样尖锐刻薄了。或许，这是因为她正处于反感任人摆布的年龄吧！

“好了。不过如果你真的去了另一个世界，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

“什么事？”

“如果遇到认识我的人，希望能替我问好。”

“是什么样的人呢？”

“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

“你还是拜托别人吧，我，还想再活下去呢！”她说，显然，她不愿意替我做我所拜托她的事。

“那就太遗憾了，你还是下来吧。我知道你会说我没经验，但

是，就这么一直仰着头说话，确实是件很费劲的事情。”

“你不会做什么怪事吧？”她虽然这样说，但是，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种不信任的表情。

“不会的。”

“那我就相信你一回。”她说，解下了系在脖颈上的绳索。

片刻迟疑之后，她开始朝下面望去。我明知故问：

“怎么了？”

她没有回答，一副无助的表情。她似乎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好由我替她说了。

“是不是下不来了呀？”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真是个烦人的家伙！我两手拽住她踩着的树枝，让她像蝉一样紧紧抓住枝干。等她抓稳树枝，两只脚牢牢踩住我的肩膀后，我再屈身蹲下。这时，她才用右脚轻轻地踩在地面上。

她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将我肩膀上的尘土掸去。或许，这便是她特有的致谢方式吧。

“没什么。”我逞强似的说道，然后就从口袋里掏出治虫伤的药递过去。

她裸露着的肌肤上，到处都有被蚊虫叮咬过的痕迹。她抬起头，想说什么，却没有启齿，只是把药还给了我。我们便一同走出丛林，从里山上走下来。

她说口渴了，但没有带钱，我便在 7-11 便利店买了两瓶可口可乐。之后我们又在附近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休息了一会儿。

这时，她向我讲述了上吊自杀的原因。即便是在 7-11 便利店，她也能心平气和地向我讲述，这反而使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